

清代晚期的蒙古作家汉文创作概述

宏伟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清代晚期, 用汉文创作的蒙古作家到达 50 余人。这些作家创作出了反应当时社会现状的卷帙浩繁的诗文作品。清代晚期, 中国在外国侵略者的侵入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厮杀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蒙古作家的汉文著述描写了当时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人民生活, 揭露了清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的罪恶, 抒发了自己的悲愤之情。

关键词: 清代晚期; 蒙古作家; 汉文创作; 概述

中图分类号: I52

文献标识码: A

到了清代晚期, 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继续发展, 用汉文著文立书的蒙古作家到达 50 余人。他们有谦福、锡珍、倭仁、瑞常、布彦、博迪苏、桂懋、博尔济吉特氏、瑞庆、盛元、来秀、清瑞、燮清、柏春、锡缜、恭钊、瑞洵、廷玉、恩成、固鲁铿、成坤、延昌、锡钧、延钊、达春佈、风凌、升允、庆春、世荣、荣庆、裕厚、恩泽、衡瑞、善广、寿英、伊成阿、同裕、果勒敏、崇彝、旭超、炳宽、爱仁、恩华、吉章、克希克图、荣廷、有泰、玉兴、云书、那逊兰葆、旺都特那木济勒、贡桑诺尔布、那苏图等。这些蒙古作家用汉文创作诗文, 创作出了反应当时社会现状的卷帙浩繁的诗文作品。

清代晚期, 中国在外国侵略者的侵入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厮杀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清代晚期蒙古作家大多生活在中原, 亲眼目睹了人民的疾苦生活, 甚至一些作家亲身经历侵略者的杀人放火和清朝统治者的外妥内压的罪恶行为。他们用汉文创作诗歌, 描写了当时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人民生活, 揭露了清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的罪恶, 抒发了自己的悲愤之情。如清代中后期蒙古族文人、汉文作家裕谦是亲自带兵在前线上与侵略者作战的民族英雄。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消极迎战态度, 他最终战死在战场上。清代晚期著名的蒙古族汉文作家延清撰写《庚子都门纪事诗》, 描写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杀人放火、掠夺破坏、无恶不作的罪行和八国联军侵略下的北京人民的残酷生活。除此之外, 清瑞的《江上草堂诗集》、燮清的《养拙书屋诗选》、柏春的《铁笛仙馆从戎草》《铁笛仙馆后宦游草》《铁笛仙馆后宦从戎草》、锡缜的《退复选诗文集》、三多的《可园诗钞》中也有不少描写侵略者罪恶行为的诗篇。

一、游记作家锡珍、博迪苏

(一) 锡珍

锡珍(1847-1889)是和珅之曾孙, 清末著名的八旗蒙古文人, 官员, 蒙古族汉文作家。字中儒, 号席卿, 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其曾祖父和珅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的蒙古族官员, 文人, 闻名于乾嘉文坛的蒙古族汉文作家。祖父璧昌, 也是一位用汉文创作的作家。原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因出身书香门第, 锡珍从小学习用功, 文章过目不忘。同治七年(1868)参加戊辰年殿试, 成为第二甲部第二名进士, 被选为庶吉士, 结业后如散馆授编修。同治十一年(1872)任次读官, 次年任书次议臣, 负责记录皇上起居饮食事宜。光绪二年(1876)任负责东宫事宜的主监官员。曾任外藩蒙古理藩院大臣、刑部尚书等职。光绪十五年(1889)因病去世。在教育方面, 光绪元年

(1875) 29岁时担任山东省省主考,十二年(1886)三月成为考试主考官,曾任多种官职。《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列传一百四十中又其曾祖父“和瑛”传。《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中载锡珍传云:“清朝大臣,蒙古族文人。蒙古镶黄旗人。额尔德特氏。字锡卿。和瑛曾孙,刑部尚书璧昌子。同治七年(186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1871),散馆授编修。光绪八年(1882),奏谏整顿八旗学校。九年,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十一年(1885),至天津与法国使臣换约。平日持躬端谨,学问优良。著有《喀尔喀日记》等。”^[1]曹允源《淮南杂著》卷二碑文《复庵类稿》和卷四碑文、《同治七年戊辰科会试同年齿录》“锡珍”条、《道光甲午科直省同年录》(十四年)“谦福”条、《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同年齿录》“谦福”条、《光绪八年壬午科顺天乡试同年齿录》“瑞谨”条、《清史列传》卷五十三本传中都有锡珍的生平资料记载。《清史列传》中载:“锡珍,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曾祖和瑛,刑部尚书;祖璧昌,两江总督。”“(光绪十五年)九月,卒。遗疏入,谕曰:‘吏部尚书锡珍,持躬端谨,学问优长。’”^[2]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十四收其《安州道中》、《朝鲜贫弱时事棘矣,慨然有作》《纳潇亭》《凤凰边门》《通远堡》《辽阳城》《游医巫闾》《宝应舟中》《晓至山阳》9首诗,并附小传云:“字席卿,蒙古旗人。同治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诗话:席卿家宰师承简勤、勤襄二公之绪。早年登第,易□□历清华□□陟正卿年未强仕,令甲一品大臣,六十以上遇旬寿,有赐寿之典上方文绮世以为荣师以四十得之。中期知国故者金谓前所未有。乃未及数年师遽捐馆长衢中税贵寿难兼不胜捫门过墓之。乙酉□□狱台湾皆有日记。海陆遄征咨諏所及地形、夷险民气、惨舒,尤三致意焉。诗无专集,今所录者皆采自日记中,登高能赋倚马成章,亦足见其大概矣。”^[3]

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中记录其《朝鲜日记》《台湾日记》《奉使喀尔喀纪程》等三部纪程文的同时,附小传云:“锡珍字席卿,隶镶黄旗。同治戊辰进士,官吏部尚书。璧昌孙。”^[4]

研究锡珍及其汉文著述的专题论文或专著甚少。朱永邦的《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二期)中简单地介绍锡珍的小传,并附了《朝鲜日记》《台湾日记》《奉使喀尔喀纪程》和《奏稿》等四个汉文著述目录。孙玉溱等的《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著作目录》(《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一期)中也介绍了《台湾日记》《钦定吏部则例》二十一卷、《朝鲜日记》《奉使喀尔喀纪程》《锡席乡先生遗稿》(稿本)等著作目录。

锡珍奉使喀尔喀、朝鲜、台湾等地时,用汉文创作了《奉使喀尔喀纪程》《朝鲜日记》和《台湾日记》等纪程文三部曲。在清代文坛上,著有蒙古纪程诗文著作的满族、汉族和八旗蒙古作家甚多,如李廷玉《游蒙日记》、王廷鼎《北征日记》、方联甲《塞上吟》、王定安《塞垣集》、卢见曾《出塞集》、张德辉《塞北纪行》、王士禛《北归志》、高士奇《塞北小抄》、钱良择《出塞纪略》、陈法《塞外纪程》、蕴秀《敖汉纪程》、陈祖善《东蒙古纪程》、宝鋈《奉使三音诺彦纪程草》、昇寅《奉使喀尔喀纪程草》、徐兰《出塞诗》、徐翻《出塞集》、钱海《塞外游记》、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罗韵《游蒙杂记》、沌谷《塞北纪行》、梁掌卿《库伦旅行日记》、云山散人《塞上行吟存草》、方观承《松漠草》、宋大业《北征日记》、马思哈《塞北纪程》、图理琛《异域录》、阮葵生《蒙古吉林土风记》、李德《喀尔喀风土记》、龚柴《蒙古考略》、苏琳《喀喇沁于役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文祥《巴林纪程》、麟庆《奉使科尔沁行记》、《奉使鄂尔多斯驿程日记》、王声玲《塞外闻见录》等。八旗蒙古文人的汉文著述中有博迪苏的《朔漠纪程》、延清的《奉使车臣汗纪程诗》、和瑛的《西藏赋》等纪程诗文。但像锡珍这样有三部纪程文的作家的确很少见。锡珍于同治十三年(1874)因祭祀事宜赴喀尔喀而创作《奉使喀尔喀纪程》,光绪七年(1881)赴朝鲜送达皇帝国书而写《朝鲜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因审判事宜,赴台湾写《台湾日记》。这三部著作都是日记性游记。《奉使喀尔喀纪程》是为了祭祀喀尔喀车臣汗阿尔达西迪的福晋公差而写的游记。锡珍在六十一天的行程中途经九千余里,描写途中所见所闻,为当今的历史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奉使喀尔喀纪程》观览风景,记载事物,兼抒发感情。其中《蒙古包赋》一文流畅舒展,毫无东拼西凑之嫌,可以与其曾祖父的《西藏赋》媲美。蒙古包赋中用诗歌的形式记载了蒙古包的来历和结构,还有零星历史记载。该诗对研究当时蒙古地区风俗习惯具有参考价值。

吴丰培撰跋文说：“记事翔实，文字典雅，书法劲练。……观景记事，文笔雅趣，虽在暴风骤雨，荒路僻经中，亦有详述驿站距里，兼有吟咏。其中《穹庐赋》一篇，骈俪之文，并非堆砌之作。此书足以上追其曾祖和瑛之《西藏赋》。”[5]《奉使喀尔喀纪程》被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被名为《奉使喀尔喀纪程》。

《奉使喀尔喀纪程》对“无树无村，空旷无际”的宽广无际蒙古草原、“一片荒沙，查无人迹，惟见野羊、狐、兔群窜而东”的隔壁草原幽美风景、“牛乳饵酪以食”的饮食习惯、蒙古族传统“三项竞技”之一“博克”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勾画出了自然风光、人民习俗、民间文化融为一体的一副美丽的蒙古草原风景图画。

《朝鲜日记》《台湾日记》是锡珍的另外两部纪程文，是奉使赴朝鲜、台湾等地时所撰写的纪程文。锡珍光绪七年（1881）赴朝鲜送达皇帝国书而写《朝鲜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因审判事宜，赴台湾而写《台湾日记》。这两部纪程文与《奉使喀尔喀纪程》相同，描写了作者自己沿途的自然风景、民族习俗等，这对有关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博迪苏

博迪苏是清末年间的八旗蒙古文人，蒙古族汉文作家。字佑之，号露庵，博尔济吉特氏。世居哲里木盟科尔沁。其祖父是同治、光绪年间积极参与抗侵略者战争的大将军僧格仁沁。僧格仁沁是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第二十六世孙，科尔沁蒙古左翼后旗人。该家族与清朝皇家多次结婚，互相嫁娶，并在军事上屡次协助清政权。如，僧格林沁本人就娶清朝贝勒文和女。博迪苏是僧格林沁长子伯彦纳谟祜之三子，娶怡亲王载敦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皇家族谱《玉蝶·载字辈宗室女直档》“载敦诸女”条下载：“怡端亲王载敦第六女……嫡福晋他塔拉氏满禄之女所出，光绪十四年十一月，选博尔济吉特氏头品台吉博迪苏为婿。”[6]博迪苏在其父伯彦纳谟祜去世后，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始由头等台吉赏封辅国公。[7]博迪苏先后历官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蒙古正蓝旗都统等。《清史稿》、《大清缙绅全书》、蔡冠洛《清代七百名名转》等中都有有关博迪苏的生平资料记载。如，佚名《大清缙绅全书》光绪二十八年“八旗都统”条中有“蒙古正蓝旗都统博迪苏”[8]的记载。《清史稿》卷二百九表四十九“藩部世表一”中有其祖父僧格仁沁的介绍，表载：“僧格仁沁，索特纳木多布齐嗣子。道光五年，袭。咸丰四年，晋亲王，赐博多勒噶台号。五年，世袭罔替。十年八月，革；九月后郡王。十一年，复亲王。同治二年，仍诏世袭罔替。四年四月，阵亡。”[9]《道光十二年壬辰科直省乡试同年齿录》中载“博迪苏，字佑之，号露庵，嘉庆丁卯生。正白旗蒙古，贵祥佐领下人，癸巳翰林官至盛京工部侍郎。”[10]钱仪吉夫人《碑传集》卷七十中收录朱孔彰所撰写的博迪苏祖父《僧格林沁别传》；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十九“藩部世表”中载有博迪苏世表；蔡冠洛《清代七百名名转》收其祖父僧格仁沁传，详细介绍了其始祖世袭，“僧格仁沁传”开始就介绍：“僧格仁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本生父毕启，四等台吉，以僧格林沁功，追封贝勒，初科尔沁多罗贝勒新吉伦，于顺治七年晋封扎萨克多罗郡王。世袭罔替，承袭八次，至索特纳木多布齐。卒无子。道光五年七月，得旨伊族侄僧格林沁作为索特纳木多布齐之子，承袭科尔沁扎萨克多罗郡王爵。”[11]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博迪苏《朔漠纪程》，并附小传云：“博迪苏，公哲里木科尔沁人。官御前大臣、蒙古正蓝旗都统。光绪三十二年奉命偕阁学达寿护送达赖活佛回藏。僧忠亲王孙。《朔漠纪程》一卷，附一卷，日本人刊。”[12]

博迪苏“耽心翰墨，好为诗”，但“诗成随手散轶，不录副也。”[13]所以其流传于世的只有《朔漠纪程》一书。《朔漠纪程》是博迪苏奉使喀尔喀的途中撰写的纪程文。光绪三十二年（1906）3月16日，朝命他赴喀尔喀考察蒙古游牧事宜。4月13日，博迪苏与内阁学士达寿和商部通艺司员外郎魏震一同从京城出发。他们来回105天，路经万余里，6月29日回京城。在这往返105天之路途中，博迪苏用日记形式撰写了纪程文《朔漠纪程》，后附了自己的11首诗、魏震的65首诗和达寿的7首诗。《朔漠纪程》是以日记形式写的纪程文。文中主要描写了途中的蒙古地区自然景色、人民生活和民俗习惯。

蒙古地区的自然景色的描写是《朔漠纪程》的主要内容。牛羊成群的丰美草原、青松森森的连绵山川的描写钩织了一幅美丽的蒙古地区景色图。博迪苏刚进入自己祖先的起源地，就被蒙古地区的幽美景色吸引，仔细描写了所见到的奇特风景，他描写到：“行三里许，豁然开朗，为极大平原，四望无际，回视张家口一带山势，已低不可见矣。是处宿。雨初过，浅草已生，牛羊满地，纵牧旷野间。……是日行草地中，嫩绿蒙茸，接天无际。自入三音诺彦王府境，山势回环，流泉曲折，峰巅白雪，与岩底苍松相映成色。夕阳返照，怪鸟惊啼，梵语钟声，随风飘渺。自出张家口来为第一胜境也。”作者还在宿站休闲之余，游览宽广草原和戈壁山川，用优美的语言描写了自己亲眼所见的美丽图景。如在《朔漠纪程》五月十三日纪程中写道：“十三日，晴。驰马赴北山一带眺望。山形突兀，每转愈深，杂花齐发，香气袭衣。林鸟惊啼，蜂蝶飞舞。塞北五月，仿佛内地暮春风景。登绝顶处，下马稍息，掬泉以饮，清沁心脾，惟多巨蝇，啮马见血，挥之不去。岩谷深处，松影森森，循东麓而下，怪石阻路，马不得前，曳马徒行。入灌木中，万绿交柯，曲折弯环。仅通一径，流泉呜咽，声自草根石底出，上下磴道，靴底尽湿。复乘马出林，五六里始睹平原。瞥见小鸟出自石穴中，鼠随之行，跳踉角逐，意甚狎熟，殆所谓鸟鼠同穴欤。归途见山畔巨雕，如人立而舞。”作者控制不住惊讶的心情，继续描写：“骑马游西南山麓，沿途见狡兔腾蹕深草中，人过之，钻入穴，惜未挟弓矢，不能捕也。隔林泉声幽咽，拟逐泉声寻其源。黑云如墨，压山至。急鞭马回，未半途雨淙淙下，及归寓，湿透衣靴，淋漓尽致矣。”“乘马度南山之阴。路尚平，山之阳极陡险。下马步行，转山腰而东，流水淙淙，深及马腹。觅石小坐。花香馥郁，红紫争妍，碧柳千条。初飞白絮，夕阳欲下，乃循山麓缓辔归。”文中勾画出了夕阳之下曳马归去的美丽图画。除此之外，博迪苏还撰写《雨后》《虹》《三音诺颜即景》《三音诺颜道中》等描写蒙古地区自然风光的诗，附在《朔漠纪程》之后。“雨过浓云尚未晴，偶闻山鸟自呼名”（《雨后》）、“雨霁荒原日已依，彩虹直接远山齐。释迦有意迎天使，为造红桥架紫霓”（《虹》）、“积雨连朝可奈何，驱车日日走山阿。午风吹散云千片，涌出青峰似碧螺。”（《三音诺颜道中》）博迪苏不满自己描写蒙古幽美自然风光的诗文，说：“自愧囊中佳句乏，暂留妙景待骚人”（《三音诺颜即景》）。

蒙古喀尔喀地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不仅牛羊成群的辽阔草原、青松森森的高嵩山川是其独特的风景，而人烟无几的茫茫戈壁、炎热夏天的暴风骤雨、寒冷冬天的雪虐风饕也是其独特风景。这些风景和气候特色也在博迪苏的《朔漠纪程》中得到了描写。如《朔漠纪程》中有“四十里至布尔哈苏第二台，午后大风骤起，飞沙扬尘，天地昏黄。车中瞑目枯坐，两耳作怒涛声”“途中遇鹿二，缓行沙碛间，或云黄羊，隔远不能辨也”“至托里布拉克第二十二台，宿焉。自第一台到此，始见树三株。蒙人谓沙漠不宜树木，是不兴林业也”“途中平沙荒凉，青草甚短。回望三音诺颜一带山色，黯淡依稀，路渐东地渐平，又入沙碛矣”“路径察布察尔沙克舒尔噶吉埒木三台。计行二百里。沙漠无垠，为骄阳所射，炎热上蒸，如觉夏日可畏”等。

博迪苏《朔漠纪程》中的这些蒙古地区自然风光的描写，不仅将蒙古地区的独特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作者在自己的描写中融入到自己浓厚的民族感情，加强了纪程文的民族特点。

反映十三达赖出走蒙古，详细记载十三达赖在蒙古期间的生活的历史真相是《朔漠纪程》最主要的内容。

清代光绪三十年（1904），西藏十三达赖喇嘛（1876-1933）土登嘉措出走蒙古，在蒙古逗留两年之余。这是我国与西藏地方近代史与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十三达赖是西藏佛教格鲁派的领袖。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8月，以谋害罪处死原摄政第穆呼土克图，获得西藏政教大权，得以亲政。

十三达赖出走蒙古，是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所造成的。这关系到近代史上的英国侵略者对西藏人民的侵略战争。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903年12月12日），英军不满足于已有的侵略权益，又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配合“勘界”为名，越过哲拉迫列界岭，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西藏军民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终未阻挡住英军的前进。十一月三日（12月21日），英军占领帕里，第二年（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904年4月10日）占领江孜，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

进入拉萨，七月二十七日（9月6日）在布达拉宫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之后，英军于八月十四日（9月23日）撤出拉萨。清朝政府的代表没有在《拉萨条约》上签字，而是于后来与英国签约了《北京条约》，其中，承认了《拉萨条约》为其附约。通过这两个条约以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签订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清朝政府虽保住了对西藏的主权，使“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北京条约》第二款），却扩大了英国在西藏的开关通商范围，即增加了江孜和噶大克等商埠。

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上面所述背景下，在西藏人民第二次抗英战争后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逼近拉萨之时，出走外蒙古的。出走日期为“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夜。”^[6]博迪苏《朔漠纪程》中详细地记载了有关达赖在库伦期间的情形和与其会面交谈的内容。这是《朔漠纪程》的主要内容，对有关历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纪程文对“沿途程站距离，风物见闻”均有记述，尤其重要的是，书中记述了有关达赖在外活动的所见所闻情况，对此，吴丰培评价道：“《达赖喇嘛转》素称记达赖喇嘛十三最为详备，尚不及此。”^[14]《朔漠纪程》后还附有博迪苏的十一首诗、达寿的七首诗、魏震的六十五首诗等三人的唱和诗，可视为《朔漠纪程》的补充。书前另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郭进修序。此书刊刻情况不明，现有经吴丰培整理，199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所收录之版本，本文应用的是内蒙古图书馆所藏《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本。

当年，与博迪苏同行的还有李廷玉，他是一位颇有“古任侠风，讲求有用之学，于边防军略，尤刻意研究”^[15]的人才，其担任着落实“达赖果不归藏，即便宜行事之谕”^[16]的重要任务。作为博迪苏的重要随员，他利用活动相对自由的机会，广泛接触达赖身边的人，其中包括俄属布里亚特侍卫，掌握情况较多，因此，所著《游蒙日记》，就此为《朔漠纪程》提供了更多的有关达赖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活动情况。吴丰培也讲此书“行程虽同，而记事更为详备。凡人情之迷信，风俗之古陋，台站之疲敝，土宜物产之良窳，山川形势之险要，各地庙宇之宏敞，蒙古生活之艰苦，与夫历年治蒙政策之得失，尤以防范沙俄窥窬，三至意焉。对于各地市区的布置，贸易商业物价及矿藏等，无不述及。……惟对于达赖颇多微词……未必尽当。乃当时相见之人，观察他的行为，似仍不无可取。又描写他的体态、手段、行动、供给、行踪等，较为真实，以目击之谈，乃属第一手资料。”^[17]《游蒙日记》大概有民国二年铅印本一种，中有那彦图和赵毓煊序言2篇、自序1篇。199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收有吴丰培整理版本，内中附有吴氏跋文1篇。博迪苏的《朔漠纪程》和李廷玉的《游蒙日记》中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在库伦期间的情形等的记述，是该历史事件研究工作中的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容忽视。

博迪苏在其《朔漠纪程》中不仅描绘了途中所见自然风景，而且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所见的蒙古人民的生活。

清代，蒙古族崇仰佛教，蒙古民众在封建制度和黄教的双重压迫下过着贫困窘迫的生活。博迪苏详细地描写途中所见的人民生活，表达了自己痛心蒙古民众的心情。他认为，黄教信仰是蒙古民众生活贫穷的主要原因，他在《朔漠纪程》中用详细的数字揭露了黄教对蒙古民众带来的危害。他说：“达赖自本年三月初七日来咱雅班第达库伦，住此逾百日。该库伦疲于供亿，闻蒙民言，此间生计恐三年不能复旧去。是日发军机处一电，请代奉达赖起程日期。”“初六日，接奎章甫函。本日奉旨博迪苏、达寿电奏悉。达赖喇嘛即称愿即回藏，取道西宁一带行走。著沿途地方妥为迎护。惟现在蒙情困苦，所需驼马务令核减以恤蒙艰，至该喇嘛遣徒入贡，具见困扰，著准行钦此，并接库伦延大臣函一件。”（p22-23）“初十日，晴。午后往见达赖喇嘛。据达赖云，已定于五月二十七日起程，驼马如早备齐，二十七日以前亦可动身。当询以驼马究用多少，达赖云：日内拟定数目。即行咨明乌城将军，必竭力核减。”“二十三日，晴。乌城蒙妇有来与达赖磕头者。跋涉冰冻，伤一足，不能行，踞伏草中。日乞食以为活，哀其贫老，且悯其万也。乃给驮驼送之归。”“该旗盟长亦言，前达赖在咱雅班第达驻一百一十日，即羊支米麦食物等一项计之，已费银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余辆余，如毡房、夫、薪、柴、零物等项尚不在内，此款即摊之本盟各旗云。”在《朔漠纪程》

后面的《布隆第二十台》中描写：“不农不买学位僧，谬妄焉能悟上乘。知是蒙民迷信久，翻云佛子许传灯（蒙俗重喇嘛教，披剃者殆十人而八）。”“初四日，雨。午后偕魏部郎往见达赖辞行。并见三音诺颜往。据称，达赖随从人多，苦于供亿，甚恐其去之不速也。该旗盟长亦言前达赖在咱雅班第达驻一百一十日，即羊支米麦食物等一项计之，已费银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余两，余如毡房夫马薪柴零物等项，尚不在内。此款即摊之本盟各旗云。”（P34-35）在这里揭露了黄教对蒙古人民带来的灾难。

习俗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现象。蒙古民间习俗，渗透到蒙古人民的服饰、饮食、住宿、牧羊、商业、运输、祭奠仪式等各种领域，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和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特色。渗透到人民生活各个角落的蒙古民间习俗成为博迪苏《朔漠纪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博迪苏奉使赴喀尔喀，游览自己民族兴起的故土，对自己民族的民俗习惯倍感好奇，在纪程文中做了详细的描述，其对蒙古族那达慕、敖包祭祀、葬礼、住宿、饮食、服饰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这是对当时的蒙古民俗研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蒙古族一直以来非常喜欢那达慕三项竞技，在民间广泛流传。这蒙古人民所喜爱的那达慕三项竞技在博迪苏的《朔漠纪程》中都有了细致的记载。如《朔漠纪程》中博迪苏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参观的博克比赛，详细地描写了蒙古摔跤手的气魄，纪程文中记载：“演蹶跤者约百余人，分队登场，多裸身。先向达赖合什膜拜，然后相对角技，两人相持，必令一人扑倒为胜。胜者仍向达赖合什膜拜不止。并与负者相抱为礼，跳舞而退。是颇得尚武之遗意。”关于赛马，《朔漠纪程》中载：“十九日，晴。遣人约看跑马射的（即爱罕也）。张羊皮九张为侯。射者耦进，先稽首于达赖前，然后角射，命中者绝少甚矣。武备之不够也。跑马者多蒙古小儿，上下山谷，绝尘而奔，先至者为胜。先至之马，即以献达赖。达赖系以哈达，浇以酪浆，旌其异也。是时即有小喇嘛之向达赖致颂词。各旗王公赛跑之马，陆续遣入，手牵以进。各致颂词，其大意系声明何人之马，并赞马之良好，绕马场三遭，三致颂词而退。午后山雨大至，乃归。”在此，博迪苏记载了赛马时跑马者多为蒙古小儿、赞先至之马、颂赛跑之马等习俗。关于射箭，《朔漠纪程》中载：“十九日，晴。遣人约看跑马射的（即爱罕也）。张羊皮九张为侯。射者耦进，先稽首于达赖前，然后角射，命中者绝少甚矣。武备之不够也。”在这里，博迪苏只记载了自己亲眼看见的射箭比赛情况，没有深层次的描述。但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射箭比赛的实际情况，为当时的射箭比赛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大学士倭仁

倭仁（1804—1871），清代八旗蒙古作家，理学家。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字艮峰，又字艮斋。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二年（1832）散馆授编修。十三年二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七月，升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二月，翰林院侍讲学士。十四年，文渊阁直阁事。十五年，侍读学士。十六年，充会试同考官。十七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十八年，充文渊阁直阁事。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升詹事府詹事。二十四年（1844），迁大理寺卿。二十六年，充考试汉御史阅卷大臣。二十七年，充各省举人复试阅卷大臣。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四年（1854），命以翰林院侍讲候补，在上书房行走。咸丰五年（1855），擢侍讲学士。六年二月，迁光禄寺卿；八月，擢盛京礼部侍郎，管理宗室、觉罗学事务。七年二月，协理内务府大臣事务。八月，署奉天府府尹，充盛京牛马税监督。十一月，调盛京户部侍郎，监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同治元年（1862）正月，擢工部尚书。七月，擢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八月，擢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同治二年（1863），充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同治四年（1865）四月，充朝考阅卷大臣。九月，旋署镶白旗汉军都统。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文渊阁领阁事。同治七年（1868）六月，充国史馆总裁。同治十年（1871）三月，授文华殿大学士。是年卒，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予谥文端。

赵尔巽《清史稿》、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五《别传》、佚名《道光丙申年重订己丑科会试同年齿录》、佚名《道光三十年庚戌拔贡朝考同年齿录》的“福咸”条、佚名《顺天乡试同年齿录》（光绪丙子科）“福懋”条、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卷一、翁同和的《翁文恭日记》、盛康《皇

朝经世文续编》卷三、《清史列传》卷四十六、金梁《近世人物志》、《清朝野史大观》卷七、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萧一山《清代学者著述表》“屠守仁”条、《清学案》卷一百六十五“艮峰学案”、郭味蕓《宋元明清画家年表》中都载有倭仁生平资料。如，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一列传一百七十八“倭仁”传中详细记载其生平资料，并云：“曾国藩官京师，与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埏讲求宋儒之学。其后国藩出平大难，为中兴名臣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堂阶，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18]《清史列传》就按四十六“大臣一，传档后编二”中有倭仁传，详细介绍了倭仁的生平及其职官经历。[19]蔡冠洛所编《清代七百名人传》中也载有倭仁传，其中详细地介绍了倭仁的生平及职官经历，并录其辩君子小人之分的奏疏等奏疏内容，云：“疏入，上称辨君子小人之分。言甚切直。论嗣后大小臣公，有所见闻。剴切直陈，宜以倭仁为法。三月，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上复忆倭仁言，手谕同褒嘉焉。”[20]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五别传中又匡辅所撰“倭文端公别传”，云：“公讳倭仁，字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己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辰散馆授编修。十三年二月，升右春坊右中允，七月升翰林院侍讲。”别传详细记载了倭仁的职官经历。[21]

倭仁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宦途四十多年，作为朝廷重臣，他提出过不少安抚民生、重用才子的宝贵意见。尤其在晚年，充任同治皇帝的师傅，官至工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深为清廷器重。其品行端正，一生笃守程朱理学，“于程朱理学有特殊癖好。”[22]将理学视为“身心性命之旨”。[23]是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他跟随清代著名理学家唐鉴学习程朱理学，唐鉴称赞其“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24]他与清代著名文人曾国藩为唐门之弟，关系非常密切，曾国藩称其为“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25]“当世仪型，群流归仰”。[26]清人匡辅之称其“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27]“自乾嘉以后，汉学盛行，洛闽一派坠绪几乎欲绝，先生（倭仁）起来维之，同时馆阁中如镜海唐先生鉴、丹畦何先生桂珍、兰泉窦先生埏、李文清公棠阶、曾文正公国藩，以先生为师友，相与辅翼斯道，一时人才蔚起，正学昌明，遂成国朝中兴翊赞之功，何其盛也。”[28]

他又在清代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曾两次主持撰写清朝典籍的工作，同治五年（1866）充玉牒馆督催总裁，七年（1868）充国史馆总裁。

倭仁文集有《倭文端公遗书》十四卷、《倭文端公遗书补》一卷、《倭文端公日记》一卷和《倭文端公杂稿》四部。

盛昱《八旗文经》卷二十九“奏议戊”收其《敬陈治本奏》《陈豫省官民情形奏》《请罢正途入同文馆奏》《请嵩俭以光圣德奏》四篇奏文；卷五十九“作者考”中附小传曰：“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隶蒙古正红旗，河南驻防。道光己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充叶尔盖办事大臣。咸丰四年，以侍讲入直，尚书房旋授盛京侍郎。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在宏德殿授读，寻充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闰八月，文渊阁大学士。十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端。赠太保。入祀贤良祠。有《遗书》。瓜尔佳文忠公文祥：‘奏疏多刻入期不负斋集，以代表不录。’”[29]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五收其《过样子岭》《宿野营》《义州留题》《宿龙泉馆》《题平壤快哉亭》等五首诗，并附小传曰：“字艮峰，蒙古人。道光己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端。有《倭文端公遗书》。诗话：文端好读宋五子书。曾文正方官京朝，与吴竹如、窦兰泉、涂朗轩诸公共相砥切，笃学砥于创吃糠会以历侈靡论者谓转移风气成同治中兴之政。文端实开其先。诗仅十余篇，附编《遗书》中气象发皇不作理学语。”[30]恩华《八旗艺文编目》著录其《为学大指》《吏治辑要》《莎车行记》《倭文端公日记》《倭文端公杂稿》，并附小传曰：“蒙古倭仁著。倭仁字艮峰，氏乌齐格里，隶正红旗。道光己丑进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充叶尔盖办事大臣。咸丰四年以侍讲入直上书房，旋授盛京侍郎。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在宏德殿授读，寻充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闰八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十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卒，

谥文端，赠太保，入祀贤良祠，河南驻防。”^[31]

在倭仁的这些汉文著述中，《启心金鉴》是在同治元年（1862）教授同治皇帝时的教材。有历代皇帝的事迹1卷、古今朝臣的奏议1卷、附1卷。这三卷教材起初都是单独的文章，后同治皇帝把它合并在一起，命名为《启心金鉴》。除此之外，还有历代名人名言讲义1卷、《为学大指》1卷、《嘉善录》2卷，均为教材性质的文章。

倭仁道光二十六年（1846）之后的日记在此文集中占据了4卷（4—7卷）。他在这些教材和日记中提出了自己有关理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观点。卷8是《杂稿》，其中有《过样子岭》《宿野营》《车中有感》《龙川晓发》等7首诗和《张椒云赋序》《跋洪琴溪书斋横幅》《跋〈六书原始〉》《答心农兄》《致曾涤生》等书信有40篇；卷9是《嘉善录》《嘉善录补录》2篇；卷10为《吏治辑要》；卷11选入了《莎车行记》。作者在咸丰元年（1851）正月20日从京城出发，7月3日到叶尔羌任叶尔羌帮办大臣之职。《莎车行记》按顺序详细记录了从京城到叶尔羌的途中所历经的历史古迹、地理、民俗等。

倭仁的诗文被选入了清代文人的诗文总集、书目中。《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近代名人小传》中都有他的传记资料。《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了他的《莎车行记》《倭文端公杂稿》，并附小传。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中选入了他的《过样子岭》《宿野营》《义州留题》《宿龙泉馆》《题平壤快哉亭》等诗，并附小传和诗话，评价了他的诗歌风格。除此之外，《八旗文经》卷29中收其《陈豫省官民情形奏》等4篇奏疏。

《倭文端公遗书》共十一卷。皇帝为其首卷上下册赐名为《启心金鉴》《沃心金鉴》，作为教授皇帝、皇子的辅助教材，挂在弘德殿里。由讲义、日记、诗文、纪程文等部分组成。还有一卷本《倭文端公日记》。正文八卷，首二卷，末一卷，共十一卷。首卷为倭仁辑录古代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附解，进呈同治帝，被题名为《启心金鉴》。此书引古喻今，“足资启沃而绍心源”，为皇帝提供可资借鉴之法，作为教授皇帝教材而陈设于弘德殿。卷一为“讲义”，一共有九篇讲义，是教授皇帝的主要讲义；卷二为“奏疏”，收录了其任职以来撰写的奏疏七篇；卷三是《为学大指》，是一篇义理文章，分为六条，即“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卷四至卷七是作者的“日记”；卷八为“杂稿”，主要有诗歌、题词、书信和教导子侄辈言论及与朋友探讨问题的文章。其中不少论述辨识人才、用人之道、统治之法、为人处世的文章，有一定的价值。卷末附《吏治辑要》，摘录了历代人做官要则，让其子侄仿效。

三、现实主义诗人延清

延清是清末著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

延清字子澄，又字紫丞，号铁君，晚年自号搁笔老人，蒙古镶白旗人，京口驻防。巴哩克氏。其曾祖父珠隆阿、祖父德庆、父连元均为清廷小吏。延清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清代人物大事纪年》中载延清去世年：“民国九年去世，时年七十五”。^[32]同治九年（1870）被推举为优秀学子，同治十二年（1873）考取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提名进士榜，官工部。从此，先后任工部都水司、屯田司、宝源局印等职。光绪三十年（1904）年已59岁的延清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宣统二年（1910）八月又转为翰林院侍讲学士，11月被派充文职六班大臣。清朝被推翻时，延清已为66岁的老人。延清在清朝三代皇帝（同治、光绪、宣统）的朝廷供职38年，对满洲政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晚年他以结交文朋诗友、唱和诗歌、刻书印诗为乐趣，以文墨为友，度过了安祥清闲的晚年。《清史稿》《清史列传》未有延清的生平传记。《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中载延清传云：“延清（1846—1918），清代蒙古族诗人。蒙古镶白旗人。巴哩克氏。字子澄，号铁君，也称搁笔老人。自幼学习汉语，读诗书，聪慧过人。同治九年（1870），补丁卯科优贡。十二年（1873），考中举人，继中进士。在工部都水司、屯田司、宝源局任职。光绪三十年（1904），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宣统二年（1910），充文职六班大臣。亲身经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诗中得到了反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写出《虎口余生》等数百首诗。三

十四年（1908），为钦差专使往喀尔喀车臣汗部，著《奉使车臣汗纪程诗》。另外，著有《锦官堂诗草》《锦官堂诗续集》等诗集。”[6]

延清生长在中原地区，从小接受和学习的是汉文化。平生用汉文创作了卷帙浩繁的诗文，其汉文诗集有《奉使车臣汗纪程诗》《蝶仙小史汇编》《虎口余生录》《锦官堂诗草》《丙午春正倡和诗》《四时分韵试帖》《庚子都门纪事诗》《锦官堂诗续集》《锦官堂诗草》《来蝶轩诗》《前后三十六天诗》等，除此之外，还编辑选录了《遗逸清音集》和《七十二翁诗》等两部诗集。其汉文诗，从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推动了清末年间的诗歌发展，也为蒙古族文学宝库增添了珍贵的遗产。

《同治庚午科大同年齿录》《京口八旗志》等记载了延清的生平资料。佚名《同治庚午科大同年齿录》“延清”条中载：“巴哩克氏，字子澄，号铁君，道光丙午三月廿四日生江苏京口，蒙古镶白旗，德通佐领下优附生。第十一名优贡，癸酉科举人，甲戌科进士，工部郎中、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曾祖珠隆阿领催。……子彭年光绪甲午年优贡，同知衔江苏知县。”[33]

延清自幼失去双亲，由其姑父领养。他从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自幼谙熟汉语，饱读诗书”[34]，喜读“五经”、“四书”，“清笃实廉慎，性耽风雅，诗才敏捷，下笔千言。”[35]从小打下了坚实的汉文化基础，培养了文学创作素养。他“嗜诗如饮食之，不能一日离”[36]，平生用汉文创作了卷帙浩繁的诗歌。其最初创作的几首诗被选入全庆的《梓里诗存》中，延清自己说：“同治朝叶赫全文愠公庆所编《梓里诗存》八卷，凡我八旗宗室、满洲、蒙古、汉军人自国初至今之试律各选数首，以永其名。余亦有诗六首滥厕其间。”[37]其他诗集有《蓬莱仙馆诗》两卷、《丙午春正倡和诗》《锦官堂七十二侯试律诗》《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1900年）、《庚子都门纪事诗补》二卷（1900年春~6月）、《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三卷（1908年）、《锦官堂诗草》（1905年）、《锦官堂诗草》（1909年）、《锦官堂诗续集》（1918年）（收了民国七年创作的一百余首诗，多为怀旧之作）、《锦官堂试帖》（1885年）、《来蝶轩诗》一卷等八部。并于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二年（1876）间，与延松岩、崇仲蟾、李钟豫等人组织“七曲诗社”，相互酬唱，吟诗和韵，推动了清末诗歌创作的发展。延清的诗歌创作，不仅受到了当时清代文坛的有名文人名家的一致好评，而且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其诗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时人张应麟评其文学才华曰：“铁君先生以沈博绝丽之才，擅文采风流之誉。其著作等身，若试帖、若律赋、争先快靚、莫不惊采绝艳。而尤擅长者则为七律，先后凡数刻，固已脍炙人口久矣。”[38]而今人王广西、周观武的《中国近代文学艺术辞典》中评其为“为诗多忧愤国事及反映时局之作。”[39]荣苏赫、赵永铄所编《蒙古族文学史》中也说：“延清……继承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使他在近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群里，成为写诗最多，反映现实最丰富的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人。”[40]延清的诗歌被收入到当时的诗歌文集里，如全庆于同治间所编的《梓里诗存》中收入了延清的六首诗，孙雄等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中也收录了延清的十一首诗，并附了小传云：“延清，字子澄，蒙古镶白旗人，同治甲戌进士。由工部郎中转入词曹，现官翰林院侍讲学士。”[39]延清自己所编《遗逸清音集》中也收录了自己的《戈壁行再用宝文靖公闻字韵》《使者日支廩羊戏作》《戈壁道中作用文靖韵》《晓发穆哈里喀顺》等四十七首诗，并附小传云：“延清，巴哩克氏，字子澄，号铁君，晚号搁笔老人，蒙古镶白旗人，京口驻防。同治庚午并补丁卯科优贡，癸酉科举人，甲戌科进士。工部主事，由郎中转翰林院侍读，官至侍读学士。著有《锦官堂诗集》《锦官堂试帖》《锦官堂赋钞》《覆瓿集》《蝶仙小史汇编》《庚子都门纪事诗》《丙午春正倡和诗》《奉使车臣汗纪程诗》、《引玉编三四集》《前后三十六天诗合编》《锦官堂七十二侯试律诗》。”[41]除此之外，《遗逸清音集》中也收录了旭朝、同裕、恩华等人与其倡和之诗；清代八旗蒙古文人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了延清的全部汉文著述，并附小传曰：“延清字子澄，一字紫丞，号铁汉，氏巴里克，隶镶白旗。同治甲戌进士，光绪三十一年由工部郎中迁翰林院侍读，累官至侍讲学士。京口驻防。”[42]

1. 《奉使车臣汗纪程诗》

《奉使车臣汗纪程诗》是延清的代表作，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的汉文纪程诗诗集。光绪三十三年（1907）9月，喀尔喀车臣汗部君王衔札萨克多罗贝勒蕴端多尔济病逝，光绪皇帝派翰林院侍讲学士延清祭奠蕴端多尔济。光绪三十四年（1908）3月10日，延清奉旨从京师出发，5月22日回到京城。《奉使车臣汗纪程诗》辑录了往返七十余天中创作的392首诗，共三卷。其中又收入了和景元《北行诗稿》中的诗58首、和宝璫《奉使赛音诺颜汗部纪程诗》中的诗57首、和其他人的诗有28首，其余是自选题目所作。纪程诗大多为五律诗和七律诗。宽广无极的塞外草原、蒙古族传统风俗习惯、蒙古人民豪放的游牧生活唤起了生长在中原地区的蒙古族诗人延清的诗歌灵感。延清“征辂所历，各纪以诗，益工雅恣放”。^[43]正如其好友王凤藻在欢送诗中写“车尘马足间扬扈风雅，组织山川云物以韵语藻绘”^[6]的一样，来回七十余天的路程中撰写392首诗，以《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为名，于宣统元年（1909）刻行。《奉使车臣汗纪程诗》前有何乃莹、赵曾望、李恩绶、李钟豫、易顺鼎、王凤藻等人的序跋文。这些序跋文介绍《奉使车臣汗纪程诗》创作的前因后果的同时，还评价了诗人的文学才华，如李钟豫的序中说：“于塞外风土人情以及草木鸟兽，事无钜细靡不形诸歌咏。昔人称子美为诗史，此集何多让焉。轺轩采风太史之职业。子澄洵可谓不负此使矣。”^[44]而王凤藻的序文中又说：“蒙藩赐奠例遣儒臣，躬是役者大抵驰驱荒漠，况瘁论蹄不敢告劳，斯云称职已。其能于车尘马足间扬扈风雅，组织山川云物以韵语藻绘其使事者宝文靖公及景珮珂学士外吾友子澄同年，其特出也。……今年春子澄奉使车臣汗部，往返八千里，阅时七十日，得诗至三百数十首，哀然成集，岂直与文靖公景学士相颉颃而已哉。”^[45]

独特的塞外风景、贫穷的蒙古人民的的生活和蒙古族传统习俗等是《奉使车臣汗纪程诗》的主要内容。延清奉使喀尔喀，描写沿途风景，勾画出了与南方秀山丽水的风景完全不一样的蒙古草原的一幅画。如《别明爱》中描写塞北春天的景象，“塞草春深绿未苏，牛羊日夕识归途。打头屋矮真湫隘，照眼山明倏有无。忽听五更风怒吼，不知四野雪平铺。轮蹄乱踏琼瑶碎，装点穷边晓发图。”诗中描写了未绿的春草、夕阳之下归来的牛羊、五更风吼、四野雪铺的春季草原美景；《蒙古包赏雨》云：“穹庐无雨久愁晴，得雨端宜以喜名。币野金桃都带润，蟠沙碧草渐敷荣。云阴泼墨浓还淡，日影筛红暗复明。天际遥山浑似沐，仅添画意与诗情。”（卷三）诗中“浑似沐”的“天际遥山”“添画意与诗情”，构成了壮丽的意境。诗上头有梅叟批语云：“赏雨一诗得君妙笔，遂使塞外风景都成画境荣韵，有海阔天空之势。”而《蒙古包听雨》中吟：“席地毡庐并幕天，雨来且据矮休眠。沙中石戛琮琤碎，屋上珠跳颗颗圆。玲语郎当疑蜀栈，篷声扑簌似吴船。小楼诗境应殊此，欲采新闻补柳边。”（卷三）诗中描写了坐在蒙古包中听雨的“沙中石戛琮琤碎，屋上珠跳颗颗圆”独特景色。而诗《西望》中吟：“郁葱佳气胜和林，西望遗墟感不禁。白地奔腾车碾石，丹山绚烂带围金。闲花币野燕脂染，细草沿途马足侵。羊散满坡谁点缀，见人惊起下遥岑。”诗中描写了“羊散满坡谁点缀，见人惊起下遥岑”的塞外草原的牛羊遍野的美丽风景。

延清在其纪程诗中真实地反映了亲眼看见的蒙古人民的疾苦、贫穷的生活，并认为黄教信仰和封建制度的压迫是其主要原因。《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中的《晓离章原四首》《经博尔噶苏，用景珮珂学士诗韵》（附《又二首》中）、《游额吉图诸寺四首》《暮抵昌平用宝文靖公诗韵二首》《望和林作用景珮珂学士诗韵》《抵额吉图作五排四十韵》《昨纪游溥恩寺诗意有未尽补撰五古四十韵》《又二首》（牧地开垦，牛羊寥少）、《感赋用宝文靖公诗韵》《归路所经过的地方苦旱可悯也，诗以纪之》等都是描写了诗人自己亲眼看到的蒙古人民生活的诗篇。如诗《暮抵昌平用宝文靖公诗韵二首》讽刺了只自计前程、不理政事而又骗取了好官名声的州官，诗中云：“苍茫暮色庵邮程，山入军都渐不平。洒道雨师劳远迓，出疆星使事遄征。市灯朗朗双骡导，戍鼓沈沈一雁鸣。闻说此州官甚好，漠然无送亦无迎。好官祇自计前程，道路崎岖那管平。棠舍去思供夜话，榆河色辨待晨征。城鸡喔喔啼相唤，驿马萧萧噤不鸣。假馆授餐情岂薄，况投手版代逢迎。”（卷一）《昨纪游溥恩寺诗意有未尽补撰五古四十韵》揭露了黄教对蒙古人民带来的弊害，诗中云：“是寺有活佛，尊崇无比伦。所居倍华美，平顶黄屋新。宿宿亦毡幕，星罗环四邻。天魔有秘戏，传言疑非真。”（卷二）《望和林作用景珮珂学士诗韵》诗也揭露了黄教对蒙古带来的祸害，诗中云：“北望和林远，龙兴溯汗山。领军从右手，入主代完颜。一姓藩封守，三汗部落环。车臣今效命，堪附策凌班。”

十三世纪兴盛的蒙古族“领军从右手，入主代完颜”，但由于黄教的祸害，已到了“车臣今效命，堪附策凌班”的生活状态。而诗《抵额吉图作五排四十韵》中描写了蒙古人民供给寺庙，这对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重大负担，诗中云：“此地宗巴朗，何人礼释迦。皈依唯竺国，供养有檀那。”又注曰：“蒙古崇信喇嘛，奉之如神明。额吉图王旗邸前有庙五座，内祀佛像奇怪异常。各庙所有念经喇嘛多至数百人，终岁皆王府供给。”（卷三）而《又二首》《感赋用宝文靖公诗韵》《归路所经过的地方苦旱可悯也，诗以纪之》等诗描写牧地开垦、牛羊寥少的所见景象，同情牧民劳苦的生活，并对遭逢荒旱的牧民表示了关切心声。

以蒙古史、蒙古风俗为内容的诗在《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中占据了不少的纸张。

延清虽为蒙古人，但他生长在江南，从小接触和学习的是汉文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并不熟悉。此次蒙古之行，延清为了便于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风俗，随身携带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日本参谋部编《蒙古地志》，并创作了不少反映蒙古族历史事件和风俗习惯的诗篇，如《经土木驿站感赋用宝文靖公诗韵》《忠展寺用德文庄公诗韵》《鄂罗胡笃克蒙古包午尖五排四十韵》《过土木驿用宝文靖公诗韵》《显忠祠用德文庄公保诗韵》《沙拉哈达午尖》《鄂兰胡笃克五排十二韵》《路见金桃遍地诗以纪之六首》等都是描写蒙古历史之篇。如《鄂罗胡笃克蒙古包午尖五排四十韵》中吟：“浆酪三时备，厨箱四壁罗。安炉支铁架，设饌涤铜锅。土铎香同口，羹味亦和。壁衣纹绘凤，门帖篆描蝌。（门上所贴似是春联，亦蒙古文。）古制如蒙服，平居总革靴。（蒙古无论男女，皆著皮靴，靴头上翘，俗呼为朝天靴。）”诗中描写了蒙古人的住宿和服饰习俗。诗《沙拉哈达午尖》中云：“节已逢初夏，严寒尚似冬。横霄征雁过，遮道羴羊供。学士惭充使，名王溯济农。”《鄂兰胡笃克五排十二韵》云：“喜逢多井处，四子旧王旗。”（卷二）并注释云：“四子部落在张家口西北五百五十里。按，四子系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诺延泰与兄昆都伦岱青同游牧呼伦贝尔，有子四，长僧号墨尔根和硕齐，次索诺木号达尔汉台吉，次鄂耕台吉，四子分牧而处后，遂为所部称。”（卷二）介绍了四子王旗命名的来源。而诗《过土木驿用宝文靖公诗韵》中过“土木”想起“1449年土木之变”，描写了苍凉悲壮的情景，诗中吟：“清明已过草微绿，上冢不闻野人哭。此日驱车土木来，那知有土全无木。英宗北征任权珰，一时监国命郕王。归途竟为伯颜虏，天子至此惊苍黄。”（卷一）诗《显忠祠用德文庄公保诗韵》中反映了“1449年土木之变”的历史事实，诗中云：“车惊蒙尘慨上皇，一时忠毅殉沙场。信多同类尤钦薛，恨不权阉早戮王。迴蹕行间胡弗择，夺门事后更堪伤。”（卷一）

《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不仅描写了塞外风景和蒙古人民的生活，同时对蒙古喀尔喀汗部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也做了详细的吟咏，诗集中的《读蒙古游牧记知喀尔喀部来归始末为题一律》《望和林作用景佩珂学士诗韵》《晚宿登吉乌苏》《游额吉图诸寺四首》《晓发登吉乌苏用景佩珂学士诗韵》等都是描写蒙古历史、名胜古迹方面的诗。《读蒙古游牧记知喀尔喀部来归始末为题一律》云：“三汗景附荷褒嘉，御幄胪欢坐赐茶。虎豹营环真怵目，豺狼穴归枉磨牙。千年向化崇黄教，万众输忱恋翠华。带砺河山膺懋赏，感恩何忍负皇家。”如《望和林作用景佩珂学士诗韵》吟：“北望和林远，龙兴溯汗山。领军从右手，入主代完颜。一姓藩封守，三汗部落环。车臣今效命，堪附策凌班。”（卷三）诗《晓发登吉乌苏用景佩珂学士诗韵》云：“草色未茫绿未齐，路无行迹不愁迷。赤城地接三汗近，碧落天围四野低。点缀坡前羊遍放，奔驰道上马频嘶。藩封向化绥安久，无复边尘动鼓声。”

除此之外，还有《蒙古包》《赋得蒙古包》《蒙古包赏雨》《蒙古包听雨》等诗描写了蒙古人的住所蒙古包，他还说：“要知蒙古包何样，请读区区纪事诗”（《又戏作二首》）。又怀着满腔的民族感情写道：“穹庐毡覆片重重，马粪炉烟透顶浓。美酒羔羊供醉饱，笑他快乐抵黄封。”（《又用宝文靖公诗韵》）

描写蒙古风俗的诗有《鄂罗胡笃克蒙古包午尖五排四十韵》（蒙古族一般生活习俗）、《昨以戈壁石数十枚赠徐花农前辈承撰七古四十韵见诒可感也爱依韵奉和》（祭敖包）、《又就宝文靖公诗意衍为五排十二韵》（火葬）、《次额吉图王旗二首》（好客）、《报谒郡王衙多罗贝勒棍布苏

伦礼也盛承接待感志以诗》（好客）、《将抵德勒苏乌苏》（蒙古女子服装）、《正月二十一日奉旨派出翰林院侍讲学士延清前往车臣汗部致祭钦此恭纪七律四首》（尚白习俗）等。

延清诗中使用了“淖尔”“扣肯”“木诡”“乌兰哈达”等蒙古语。如《扎哈苏晓行》中吟：“此邦殊望雨，淖尔水痕枯。”（卷二）其中的“淖尔”是蒙古语，“湖泊”之义。又如《陀黎布拉克茶尖》云：“红然牛粪火新添，蜿蜒木诡人踪避。”（卷二）其中的“木诡”是蒙古语，指“蛇”。这增加了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的民族特点。

《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中有关蒙古族历史和风俗习惯的诗是当今蒙古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

2. 《遗逸清音集》

延清在晚年过隐居生活，以“搁笔老人”为自号，过着悠闲的生活。这个时期，他创作一些怀旧唱和的诗歌以外，其他创作基本停止。他隐身深山古居，鉴赏文墨，刻印诗书，期间搜集编定满洲、蒙古、汉军八旗诗人诗作，命名为《遗逸清音集》，为晚清满蒙汉诗人留存了宝贵的诗篇。《遗逸清音集》，共四卷，附录一卷，民国年间铅印本。

《遗逸清音集》四卷收录了光绪、宣统、民国年间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一百一十多位诗人的1100多首诗。其中收入了自己的《太常仙蝶两过寓庐赋此志异》《居庸即事用宝文靖公诗韵》《过土木驿用宝文靖公诗韵》《过新保安因思及旧保安纪之以诗》等49首诗。其他八旗蒙古文人的诗有：荣庆诗8首，延昌诗2首，恩华诗4首，锡钧诗19首，云书诗4首，吉章诗10首，瑞洵诗2首，三多诗24首，彭年诗29首，爱仁诗4首，同裕诗9首，桂芳诗5首，旭朝诗4首，炳宽诗25首，玉兴诗7首，延钊诗5首。附卷收录了诗人延清自己《锦官堂诗草》中的《六十感怀七律十四首》等二十多首诗。诗集中收录的每位诗人名字下附其小传，简略地介绍了该诗人的字号、民族、祖籍、官职和诗歌创作等。晚清文人檀玘给《遗逸清音集》撰写跋文，高度评价说：“后之君子，网罗文献，于《熙朝雅颂集》外，取是编而拣择之，固清诗续别裁之资料，其亦可以观事变也。”^[46]

《遗逸清音集》是研究晚清文学时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3. 《庚子都门纪事诗》

《庚子都门纪事诗》及其补是延清的另一部代表性诗集。收录了延清在光绪二十五年（1900）5月、6月至年底之间写的诗篇。共389首诗，6卷，于光绪二十六年（1901）由《巴里客余生草》为名刻行，初印500部，但“随手则罄，索求者多”，因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次刊行，改名为《庚子都门纪事诗》。前有汪凤池、吴元、张宝森等的序和程机林、睦钟奇等的评论11篇。六卷诗各有其名，即卷一《虎口集》58首诗，卷二《鸿毛集》58首诗，卷三《蛇足集》68首诗，卷四《魴尾集》97首诗，卷五《豹皮集》41首诗，卷六《狐腋集》67首诗。卷末有汪凤梁等撰写的5篇跋文。《庚子都门纪事诗补编》一卷，收录了从庚子（1900）春到6月份之间创作的诗，刻行于宣统三年（1911）。阿英于1937年所编、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反对侵略文学集》第四种《庚子事变文学集》中选《庚子都门纪事诗》中的48首诗，《清诗纪事》选录了其中的一部分诗。

《庚子都门纪事诗》主要描写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杀人放火、掠夺破坏、无恶不作的罪行和八国联军侵略下的北京人民的惨苦生活。这些诗主要是“忧生念乱之言，纪事表忠之作。”^[47]张宝森序中也说《庚子都门纪事诗》从各个视角反映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历史真相。诗人首先表达自己抵抗侵略者的坚决态度，之后批评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杀人放火，给老百姓带来的遭遇。“凡骄兵悍卒之搜牢、氏帅羌豪之蹂躏、志士忠臣之慷慨、贞姬烈媛之从容、冷官薄宦之颠流、谊友良朋之讥慰，莫不绘形镂态，揣声摹色。”^[48]但“其间虽不免掺杂闲情之什，大部分却是反映着庚子事变前后的情况，特别是围城中各方面的生活。这些诗所表现的作者思想、立场，一般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反对并歪曲义和团，反对汉奸，采取

忠君爱国的态度。” [49]

四、 边塞诗人三多

三多（1868~1940）是清末年间八旗蒙古文人，著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字六桥，钟依氏，汉姓张。蒙古正白旗人，杭州驻防，祖先定居抚顺，顺治二年（1645）迁居杭州。同治七年（1868），三多生于杭州。他的祖父及父亲都是有名的梅林。光绪十年（1884），三多继承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通过省级考成举人。二十二年（1896）任正白旗四佐佐领，二十七年（1901）人稽查商税事物。二十八年（1902）充京师大学堂提调；后分别担任浙江省预备军校校长、外政部顾问等职务。三十二年（1906）任杭州知府。三十四年（1908）四月以梅林章京就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都统。宣统三年十月辛亥革命后，被当时政府委派，曾先后任奉天（今沈阳）梅林章京、锦州梅林章京、山海关章京、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等职务。在《清史稿》《清史列传》等清代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中没有三多传。而其生平资料只靠一些清末民初的职官录、诗文总集中记载的小传而流传下来。如敷文社《最近官绅履历汇编》（民国九年）中记载，三多曾任杭州知府、归化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职；《杭州府志》卷一百一职官三“杭州知府”中称“三多，光绪二十七年五月署，镶白旗人，监生。” [50] 刘寿林《辛亥以来十七年职官年表》中称三多为“铨叙局局长、华工事物局总裁、循威将军”。 [51]

荣庆《荣庆日记》“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二”条、敷文社《最近官绅履历汇编》（民国九年）、樊荫南《当代中国名人录》（民国二十六年）、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日本学者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英文版《WHO'S WHO IN CHINA》（shanghai, June 1, 1925）中都有三多生平介绍。陈衍《近代诗钞》卷二十中收其《重九味春太守招同陈寿松翼栋、袁巽初恩永、两观察嵩允中瑞、吴博泉学庄、李友之益智、三太守邹筠波谿、方佩兰象堃、两大令吴山登高座中，有传诵何棠孙维棣观察皖中忆杭诗即次其韵》《题郡署虚白堂壁》《归绥得冬雪次尖义韵》《笑怀帅怅别》等二十二首诗，并附小传云：“三多字六桥，蒙古人，杭州驻防，官奉天都统，有《可园诗钞》。《石遗室诗话》：六桥为樊山诗弟子，当于隶事逼肖其师，尤满蒙各地方言，与故实稍雅驯者，多以入诗，今所录率多此例。” [52] 陈衍《石遗室诗集》卷六有《三六桥都统属题朔漠访碑图》七言排律诗，诗中有“书生慨读燕然铭，封狼居胥意峥嵘。岂知髀肉生都护，石壁坐抚度人经”句。 [53] 延清《遗逸清音集》卷二中收其三多《四时杂咏奉和世叔母王裔云夫人》《过黑水洋放歌》《咨送京师大学堂肄业留别师友》《友人将间道归杭托寄书并题》等二十四首诗，并附小传云：“钟衣氏，字六桥，蒙古镶红旗人，杭州驻防。世袭轻车都尉，历官库伦办事大臣。” [54] 除此之外，延清《遗逸清音集》中还收录了有关三多的五律《赠三六桥都护》、金梁的七律《三六桥都护得成亲王书送红梨主人之任陪都次韵征和作此应之》二首、刘尚伦的七律《和三六桥多次王渔洋秋柳原韵七律四章》《次怀帅腊朔雪霁送六桥星使之库伦原韵》。 [55]

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六收其《归绥得冬雪次尖义韵》《边塞苦寒蒔花不易偶购盆梅数株红者佳适读樊山先生红梅诗和而赏之》（八首录四）、《登归化城北楼书感》、《移节库伦信怀民军帅索题旨钝宦京卿诗卷子因感旧游惜别怀人不觉一时交集也》等诗十三首，并附小传云：“字六桥，蒙古镶红旗人。现官库伦办事大臣。” [56] 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可园杂纂》收仅《柳营诗传》一种”，并附小传云：“三多字六桥，氏钟衣。官绥远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入民国，官山海关副都统、国务院铨叙局局长。” [6] 裕贵《铸庐诗剩》卷末中收录三多所撰《谨志》一篇。清代文人俞樾、谭献、夏孙桐等为三多《粉云庵词》撰序文，董毓舒撰写了《〈粉云庵词〉跋》。

三多从小拜王廷鼎为师。后在著名学者于越门下当徒弟，又从著名诗人潘曾香学诗。他精通蒙、汉两种语言，又娴熟蒙古历史，从小又受到深厚的汉文化教育。所以其汉文著述丰富多彩，别树一帜，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其汉文著述有《可园诗钞》七卷、《可园诗钞外集》四卷、《粉云庵词》六卷、《可园文钞》《柳营诗传》《消寒诗存》等。《可园诗钞》收光绪十二年（1886）至民国初年（1912）期间创作的六百余首诗；《柳营诗传》四卷，主要收集了驻防杭州的八旗老人的诗；《消寒诗存》是与友人相互唱和的诗歌集。还有文学理论方面的汉文著述《可园散论》。光绪年间

刻行《可园散论》，宣统时期刻行了《可园文钞》等论著。

《可园诗钞》是三多的重要诗集，收集了从光绪十二年（1886）至民国初年（1912）期间创作的六百余首诗。共四册，七卷。集前有俞樾、谭献、王廷鼎等序文。诗由创作时间顺序排序。《可园诗钞》中的诗歌主要是表现了庚子事变的历史真相。除此之外，还有反应人民困难生活、描写蒙古自然风景、宗教习俗的诗篇和表现自己政治理想和官吏生涯的诗歌。

三多在光绪十年（1884）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到三十四年（1908），历任杭州知府、浙江常备军步队第一统带官、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电调等职。在此期间创作了诗集《可园诗钞》。《可园诗钞》卷一到卷四中的诗，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诗人的政治理想和任职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京城，此时三多人在京城，亲眼看见了侵略者的罪恶行为，《可园诗钞》中有不少反映庚子变变的诗篇，如《纪变·五月二十三日》反映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北京人民的凄惨现状。还有《西望行在敬赋·十三日》《六月十六日俞小甫杨古醞两先生邀同贝达夫、曹砺斋、盛佰平、程云承诸君子游湖作》《感时》《回京书慨·八月初十日》等诗反映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避到西安，京城惨遭兵火，生灵涂炭的史实。而《拍案歌》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厌恶当时的时局、要求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杭州是诗人的出生地，他在京城任职以前大多时间都在江南、杭州周围度过的。所以从卷一到卷四的诗篇中描写苏州、杭州美丽风景的诗也不少见。如《湖堦晚眺》《春游皋亭山》《吴门舟次》《观湖二十韵》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多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副都统，在此任职一年。宣统元年（1909），任库伦办事大臣，连任三年。在驻蒙古地区期间，三多创作了很多描写塞外风光、名胜故居、风土人情的诗歌作品。诗集《可园诗钞》的卷五、六中的诗篇是在这期间创作的作品。这些诗作中蒙古地区的风景、古迹、民俗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归绥得冬雪次尖叉韵》《次和厚卿归化秋感八首》《登桂花城北楼书感》《汗山行》《图拉河上作》《中秋夕与家人登汗阿林楼观月》《题松》《梅花》《上汗山观日》《边塞楼阁》《致松林》等七十余首诗中都描写蒙古地区的自然风光。其中，诗《归绥冬雪意韵》赞美了北疆的十万户蒙古聚居银白色世界的雄伟壮观景色。全诗以蒙古献羊背的礼节为背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喜获丰收的内容。诗《次和厚卿归化秋感八首》描写今呼和浩特市城南之昭君墓，并歌颂了明代时期的蒙古阿拉坦汗之历史贡献。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以呼和浩特市西南部昭君墓为题材的诗歌《青冢》《次和厚卿归化秋感八首》《再题青冢》等，反映呼和浩特地名来历及大召的诗歌有《规划秋感八首》，还有描写大青山、小黑河的诗词等。《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中吟咏外蒙古黄教大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仔细地介绍了外蒙古的宗教信仰、礼仪风俗、世系、朝政宗教等。《和士可谒车盟巴勒和屯成吉思汗庙即敬题所摹图像后》歌颂了成吉思汗在马背上征服欧亚大陆的丰功伟业，并介绍了其子孙后代的立国治民的历史状况。诗《出猎》介绍了蒙古族打猎之状况。这些在蒙古地区创作的诗作品吟咏蒙古地区的风景、古迹、历史人物的同时，诗中还运用了蒙古语，这增加了他诗集的民族特点。诗集之卷七中的诗歌主要是辛亥革命即民国元年（1912）以后创作的，共60首诗，主要是朋友之间的酬唱、抒怀、咏物之作。

除此之外，《春日书感》《抵任书寄杭州戚友》等诗描写了诗人为事业奋斗的充满斗志的情怀。

《可园诗抄》中的诗反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惨痛局面，还描写蒙古地区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宗教历史等，具有较高的历史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清]陈衍.近代诗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 [2] [清]陈衍.石遗室诗集[M].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 [3] [清]延清.遗逸清音集[M].光绪辛卯(1891)跋刊铅印本.

- [4] [清]延清. 遗逸清音集[M]. 卷四, 光绪辛卯(1891)跋刊铅印本.
- [5] [清]孙雄.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M]. 清宣统三年(1911)孙氏自刻本.
- [6] [清]恩华. 八旗艺文编目[M]. 光绪辛卯(1891)跋刊铅印本.
- [7] [清]锡珍. 奉使喀尔喀纪程[A].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清代蒙古史地资料荟萃[C]. 吴丰培跋, 1990.
- [8] 清宗室族谱玉蝶[M].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本, 第20号第1940页.
- [9] 清德宗实录[M]. 卷303,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癸亥.
- [10] 佚名. 大清缙绅全书[M]. 光绪二十八年“八旗都统”条.
- [11] 清史稿[M]. 卷二百九, 表四十九, 藩部世系表一, 王钟翰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2] 道光十二年壬辰科直省乡试同年齿录[M]. 北京图书馆藏翁同书抄本.
- [13] 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传[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980.
- [14] [清]博迪苏. 朔漠纪程[M]. 郭进修序, 清刻本.
- [15] [清]吴丰培. 清季筹藏奏牍[M]. 第一辑, 有泰奏牍, 卷一.
- [16] [清]博迪苏. 朔漠纪程[M]. 吴丰培跋, 刻本, 1907年.
- [17] [清]李廷玉. 游蒙日记[M]. 赵毓煊序, 铅印本, 1913年.
- [18] [清]李廷玉. 游蒙日记[M]. 自序, 铅印本, 1913年.
- [19] [清]李廷玉. 游蒙日记[M]. 吴丰培跋, 铅印本, 1913年.
- [20] [清]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M]. 卷三百九十一, 列传一百七十八“倭仁”,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3012.
- [21] 清史列传[M]. 卷四十六, 王钟翰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631, 3641.
- [22] 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传[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353.
- [23] [清]缪荃孙. 续碑传集[M]. 卷五, 别传, 台湾: 文海出版社.
- [24] 费行简. 近代名人小传[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 [25] 杨益茂, 钟康模. 清代人物传稿[M]. 倭仁, 下编, 第七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81.
- [26] [清]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2. 92.
- [27] [清]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2. 40.
- [28] [清]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M]. 卷二十七, 《致倭中堂》, 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
- [29] [清]缪荃孙. 续碑传集[M]. 卷五: 《倭文端公别传》, 四库善本丛书馆影印本.
- [30] [清]黄舒畹. 倭艮峰先生[A]. 国朝中州名贤集[C]. 卷首, 光绪十九年中州明道书院刻, 第7页.
- [31] [清]盛昱. 八旗文经[M]. 刘发总校, 沈阳: 辽沈书社出版社, 1988.
- [32] [清]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M]. 卷一百三十五, 北京: 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
- [33] 朱彭寿. 清代人物大事纪年[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 [34] 高文德. 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53.
- [35] [清]佚名. 同治庚午科大同年齿录 [M]. 故宫图书馆藏本.
- [36] 吴肃民, 莫福山.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168.
- [37] [清]缪荃孙等. 江苏省通志稿·人物 [M]. 下卷, 南昌: 江西古籍出版社, 1998.
- [38] [清]延清. 庚子都门纪事诗 [M]. 李恩绶补叙, 光绪二十八年京江刊本.
- [39] 王广西, 周观武. 中国近代文学艺术辞典 [M]. 郑州: 郑州古籍出版社, 1998. 284.
- [40] [清]延清. 庚子都门纪事诗 [M]. 张应麟序, 光绪二十八年京江刊本.
- [41] 荣苏赫, 赵永铄. 蒙古族文学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609.
- [42] [清]孙雄.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 [M]. 延清小传, 宣统二年 (1910) 刻本.
- [43] [清]延清. 遗逸清音集 [M]. 卷一: 延清小传, 北京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 [44] [清]高龙光纂修. 镇江府志·文苑 [M]. 清康熙间刻本.
- [45] [清]延清. 奉使车臣汗纪程诗 [M]. 王凤藻序,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石印本.
- [46] [清]延清. 奉使车臣汗纪程诗 [M]. 序, 卷一,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石印本.
- [47] [清]延清. 奉使车臣汗纪程诗 [M]. 跋文, 卷三,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石印本.
- [48] [清]延清. 遗逸清音集 [M]. 檀玘序, 北京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 [49] [清]延清. 庚子都门纪事诗 [M]. 李恩绶序, 光绪二十八年京江刊本.
- [50] [清]延清. 庚子都门纪事诗 [M]. 张宝森序, 光绪二十八年京江刊本.
- [51] 阿英. 庚子事变文学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4.
- [52] 杭州府志 [M]. 卷一百一, 职官三.
- [53] 刘寿林. 辛亥以来十七年职官年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54] 高文德编. 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66.
- [55] 清史列传 [M]. 卷五十三, 王钟翰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4169, 4172.
- [56] [清]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 [M]. 卷八十一,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年影印本.

Overview of the Mongolian writers in Chinese creation in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HONG We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Mongolian writers in Chinese creation reached more than 50 people in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These writers to create voluminous works of poetry to reaction soci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In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China into a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society under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invaders. The foreign invader's looting killing and the feudal rulers' oppression has brought people great disaster. The Mongolian writers in Chinese creation have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that people's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drift from place to place, to expose the crime that the Qing rulers' compromise and capitulation for foreign, and expressed their' indignation.

Key word: in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Mongolian writers; Chinese writings; overview

收稿日期: 2015-11-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清代蒙古游记研究”（14XZW032）;

作者简介: 宏伟（1975-），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文学、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